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三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誌傳

誥封中憲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公暨元配累贈恭人耿氏墓誌銘

少司空大梁王先生往丞京兆不以履吉不肖枉  
車重後部庾署中出所著史學併箋正劉步兵劉  
常侍諸書語竟日維時輿上薰轅者何人而先生  
所折納乃在少進且官糠粃也後數月先生填節





海岱去屢損書存不置而又欲引履吉視東學事  
使得近已會知卽用於其鄉則相見首舉爲慰履  
吉撫臆誠不知其過量已今年夏封太公棄養先  
生則合耿恭人自爲狀介臬長丘公屬履吉銘之  
自以被遇旣深茲役也大先生倘有然于中而後  
命非可頓也唯唯謹按王氏之望遠矣狀斷自始  
興從所知也其後徙淮入 國朝徙通許四傳始  
徙祥符以籍自占爲贈公振生侍御公琇有子曰  
中達官黃縣配李孺人首舉卽封中憲公云公諱

正諡字宗舒生有至性自幼卽敦篤如成人顧其  
中秀辯喜涉羣書薄排比言非古也家世獨富藏  
書黃縣公挈公之任晨昏多暇得盡發讀於經濟  
實用處按部就班如從十指輸出而黃縣公亦以  
有子才而古乃督以挾排比言投人奚其工故屢  
試不利不復問後家居忽舊所事齊撫梁公鳴泉  
起撫中州來爲語若賢而廉者是宐有後今其子  
弟任試事乎竟亦謝不以告卽公所不急急名心  
以古道成嚴親者類若此公事李孺人孝敬尤至



初黃縣公入計孺人趣而送之河公曰服無綵孺人曰兒前納婦時羅衣猶綵哉公卽着往來霜雪中雖廉吏子一寒如此非內嚴聖善何遂能堪旣黃縣公與孺人相繼沒括所遺僅得先世污邪而儉於百公自以旣薄制義尚有仲在是必問生而後學之因罷儒而農以資仲富平公讀念富平公穉弱寢必同被出就外塾卽遠在數里外陰雨率自往迎首一笠復手一笠至則授之且掖且負跣踣泥濘中以歸是時司空先生已茗發穎豎負千里聲公令與叔俱日夜課且誠曰隱侯所推七業九世非淮水淵源乎毋以逸農不力墮爾曹今日事用是業益專價益併翔辛卯先生舉於鄉甲午富平公繼之乙未先生大對授齊之濰迎公養逾戊戌富平公成進士其往治富平卽爲百姓與稅璫爭命公心動自濰匹馬馳十許日抵陝富平公疏已上徵赴詔獄公策無及則語先生揭達閣部所爲哀音殆不忍聞而閭闔竟亦無排也三年富平公死公遣少子往持其喪至則撫而大慟絕復



蘇遂得末疾先生亦棄濼歸矣公乃悉發黃軒以  
來各史都授先生謂而春秋富成經世大儒必本  
於此先生他制作皆鴻厲起代更於左右史執素  
功淹緯論著無遺如下至箋步兵常侍等言則皆  
登第後服趨庭教也庚申 光宗卽位先生以光  
祿勳召癸亥出撫二東公喜甚是爲大王父備兵  
舊地厥有孫子節鉞全封老人何憚扶杖一往  
覃恩典下晉封今官人以其爲惇史則更榮也俄  
先生轉工侍憶昔星家言註公享算歲年將合欲  
無行雖強發猶躑躅陟岵彼所爲齟齬先生者不  
知正善成先生歸侍本志歸而公算果定不可益  
夏得疾不食卒天乃以髻體飭玲慰孝子心不然  
卽畱長安三公不及此一日不抱終天憾哉公爲  
人陰重無妄語終身不踐俠邪地至其孝友大義  
根心古名德不是過里有豪族素見侵轢公惟闔  
扉涕泣不與較與先生論治濼首勵廉銘期無負  
先世清白吏其廣先生史也忽舉魏太武寵翟黑  
子事問憶否先生卽成誦公喜甚夫高令公不從



景穆慮負黑子真千古盛德事公與先生着眼古人誦而服之此之立心問學可知豈直與著述家爭宏博已也結髮配恭人耿氏出名系靜婉天植居常寡言笑公旣以食貧起恭人相之自汙澣澣紉以至春導井區無不執而又遭李孺人病滯床蓐不棄諸藥餌食飲恭人偕公必更相手檢非是則不進侍候動息自昕至丙夜無寒暑輟李孺人憫其狀必一再曰休矣乃退時則泣語新婦篤孝我無以報願新婦得子婦食孝報同與富平公室

娣姒雍睦無間言居喪與公交相訓子悉合賢母範戊子郡大疫恭人病劇撫先生曰兒必貴逝者不及見矣先公卒三十九年累四贈爲恭人曹履吉曰在昔王氏文舒玄冲奕世貴仕獨汝南以隱德聞其後生東海藍田爲中興第一汝南亦有郝夫人京陵並稱比來出入汴省二年知此間無小大嘖嘖公家好義門足風百世天意所裕綿爲不朽則潛田君子與哲媛垂大業遠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恭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



年月日生男五長惟恭早卒次卽先生次惟謙亦  
早卒次惟讓以後富平公蔭官生俱恭人出次惟  
佺任守備副室李氏出孫男六先生得一人溫叟  
次讓得四人佺得一人孫女七先生四女讓一女  
佺二女婚嫁納聘俱名族備家乘不具載以是年  
冬某月日祔于祖兆合塋而封焉銘曰中繩玉策  
連車積石好以吾從浮雲不敵乾歿用九躍不居  
首棣萼栢捲雙龍爲友得失千古行尸叩瞽聞號  
縱橫內行無數末俗所戒每墮一解詎古無靈精

違天載惟清德子牛衣不耻篤則石奮博乃藏史  
挈而介弟俱而令器爰以經鋤資鴻鵠志競飛戾  
天鵲鴿在原呼兒叩闈神裂九淵崑崙種軸南山  
喬木取則伐柯海歸百谷牽絲訓始命工咨禹疇  
其水蘖而非尺矩身堅隱淪 帝懋美綸卽稽古  
好亦胡不榮獨修修備遺名名尊蒸蒸里人有齒  
齊芬真宰聽之血氣一心偕文伯母同穴斯扁見  
封若堂千億其承渡江諸王克昌 明興斯銘斯  
藏悠哉貞珉

查屏山公暨元配王孺人墓誌銘

士卽生同里秀同論誼無不親也顧稟質各近者自有天契在遊處聲華之外不佞午歲附我懷屏舉鄉籍見其通體真摯私結編德之知卽惟時涇上四雋同升而居所問遺獨亟逾一紀來雅故倍深會不孝有先人之喪相繼稱匪民者五年始了穿中事而懷屏適以其兩尊封樹之役告曰玄宮片石若以身圖之矣不肖兄弟猶之人子也倘設爲謀者其敢以爲謁不孝唯唯按查之先以封爲



氏當漢建元中遷濟陽歷陳宣帝大建間而文熙公始顯於涇之震山鄉嗣唐武德間官池宕二州刺史傳至宗十公族益振更七世為天喜公生五子仲即屏山公河清其諱也公生而凝定幼有成人容及長豐姿秀目黠布家歎以為非嘗人耽書史讀范希文傳慨慕其人以為丈夫須心存利濟寧堪以甕牖語人而其時家道單急無可赴遂以父命走江淮積穀廿年舉高貲稱素比矣乃得快從素志施繇親族始查之族自五世來指狀繁其散處江以北者貧甚不能應縣官計口輸公則捐金置田悉以歲入為納而又推誠敦睦絕爾我虞先是有別肆鬻于族財收半值耳餘乃不解更立文書而族子甲復有耽耽其祖居者日見侵公即棄去遷邑城之南若無忤也遇里中人急難相持身所排救不寧齒牙得利必囊金以從金揮無不解者無計償不償也諸親知相與仁其風假貸日旅于庭無吝色亦終不知有責券事性不飲而喜宴客綦履一滿即卜晝夜靡倦容跡公所緩急氣



意發舒廿年貲能耐如許揮而素比封落矣公軒然曰古人千金數散我何庸爲顧庭有可課之兒終當濟吾事卽不儒不富所償已在此蓋謂懷屏兄弟也痛乎懷屏之狀曰先君家範甚肅教不肖兄弟有過輒面斥反覆引諭不肖兄弟知簡身向方文稅微趨庭之訓不及此恨一生辛苦教兒僅見一補諸生而丙午賢書已不逮也尤所抱恨數事爲施義渡構宗祠置義田當病篤尚諄諄遺勅不已今義渡雖有緒而餘二役乃歉然於先志之

無承直此爲明發有懷耳公配孺人王氏孺人體性莊靜言動有法古禮君不是過屏山公甚莊之而門內外周親咸以爲非孺人弗克宜副笄者孺人于歸初值屏山公經營停貯所藉脫簪珥資乃充而孺人復力自節嗇衣布飭糲容有餘甘上堂而尚兩尊嫜食非其手不調也諸妯娒賢而親之而孺人亦遜而自親罔幾微間焉身所居室無疾聲聞於鄰非婚喪大故魚軒不復出嚴闔者母闈人僧巫所行事事大彙佩玉君子矣又以屏山公



早未舉子飾一媵以進復自恩之屏山公遊江淮  
不時歸懷屏兄弟內外傳則以付之孺人顧不主  
姑息趣使居業益敏曰母時以歸省我或偷息爲  
不植階卽家人人生耕奴織婢吾已辦非若輩所與  
也他所訓飭語多不具載懷屏弟兄雖奉命謹獨  
時念孺人多疾間歸問寢食視起居狀以爲愉感  
乃竟以往寧外家忽疾篤卽不世懷屏弟兄奔救  
莫施躡踊長號曰天乎乃竟不留一訣也懷屏公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王孺人生某年月日卒  
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合葬某山某向履吉敬以  
懷屏命誌而銘之銘曰不積以身而積以人以為  
拙於自營漏於持盈惟室有人乃喻此心孰厚以  
相成而在滿籬之金厥祥後昆篤起蒸蒸式瞻佳  
哉雙阡斯靈

少渠徐公墓誌銘

徐太公少渠年望耄嗣君亨甫舉南宮除蘭谿令  
治行而公訃聞遂以憂乞將次姑溪履吉首爲郊  
之從則搏踊來曰孤不孝倖邀一日乃奄奪先子  
不獲生一拜也曰吉不孝執而焦者非邪曰而歸  
奉遺勅朞月哉曰爭何幾則併覆暎長潛移時去  
逾二旬緘與伯仲所共追狀而將之辭維先子松  
區亦適有剪維吾子惠社盟公世論不以不孝人  
子而文亡親維墓有珉以屬不敢頓履吉唯唯蓋



稽韓昌黎元和中稱徐氏公族散處徐揚二州間  
乃其後四十餘年爲咸通而象賢公起全椒善政  
鄉特授太子右贊善大夫避廣明亂遷我太平州  
湖陽鄉歷中晚唐五季宋元迄 國朝世系皆可  
考卽云偏爲栢翳仁後而千年獨望吾鄉恐宇內  
不一二見最著者象賢公子徽官徵仕郎太常博  
士徽子兢官奏議大夫前守尚書刑部員外賜緋  
魚袋兢子勇官承務郎權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七  
世孫珉官光祿大夫賜緋魚袋直徽猷閣值宋高  
宗南渡貲省鉅萬發射王師三日餉諸朝士南奔  
者築如歸館主之高宗義焉予白苧山陽葬地生  
子七元用元道皆相繼置較有功故所居爲鄉南  
方十傳公雲耕居始徙而中業益徙而儒以著代  
者四而公石渠生復以行誼先其里有枉直咸取  
片言平顧無所居德受遺謝以爲利而先世素比  
業亦復完挈以貽三子長卽少渠公公生而陰重  
其於孝友睦婣殆成於性當石渠公疾寢公以仲  
季左川慕渠兩公侍療除之力殫矣恐遂卒然則



涇沫而請訣石渠公意不能忘仲季去耑業而問  
析箸事屬公兼護之公謂致美固自身始卽微言  
在耳不猶狎母之膝邪力括幹家以承慈豫者三  
十年二弟若不知失父也者而母氏更念公獨當  
戶久精已瘁屬指且衆復累不歲始決令各有其  
家而政之公則錄田廬器物盡推其精良而自取  
其朽廢薛氏有言少時所理意殊戀戀晦其所甚  
讓而翻若情便於甚細古人隱摯未可以事理均  
平爲喻公之推取直與符焉居嘗語家塾師曰凡  
欲攘公橐以厚陰儲勢固不能獨操滕緘有私心  
計必有私手足而是所私者不還薄我邪且夫所  
攘之何人臨之何人忍同氣而篋治命卽私藏豈  
克居之要以公勤苦衷本無用相明卽所推二弟  
貲日益高而身會賦入以教子設客且不給率出  
室孺人解佩與婦功所易可知挫產一出因心而  
二弟亦馴於旁理象立敬惟謹非他故無斯須離  
亦絕無同盤小差則又知家之肥不肥以產也公  
體備六行喜敦任恤尤篤曾祖母李無出自病逮



革事事必躬不減所出一如曾祖母陶再從兄弟  
盡室疫臥無候者而公所遣守視相望曰染亦有  
主者不關近也至憐季弟得子之晚哀長姪遺孤  
之早撫抱含飴恩均同物已爲置外傳仍親督之  
期於學成乃快雖諸子侄致愛無差乃入承旨音  
非正罔訓易嘻而嗃是爲慈之經推而僮婢自供  
頤指外相戒不得楚摺而又於中恤寡矜幼所以  
拊顧有加公春秋且高矣日習恭謹固不懈卽族  
卑末無異遇者四時衣食略取所安曰寒素家安  
得貴異物統穀貢棊旣於身不衷毋具歲時伏臘  
烹而相勞牛代耕羊跪乳吾所不忍其他飼畜雖  
小古人口腹性命著論最切吾子若孫識之卽不  
遂斷亦師吾儉耳間有緩急貸於人期而償必倍  
及應貸於人竟負之亦竟不責易地而衡厚薄爲  
何居遇宗親間吉凶儀節綢繆靡不至第施求可  
事求空輒斷行之世態親疎一無所問里中號以  
爲姜肱瞿曇氏萬石君合爲一身可謂篤論已公  
素康強善齋養丙夜觀劇不倦固應祉福函蒙今



年春聞捷日郡大夫拜耆德冠帶夏趣人都門視  
吾亨甫新錦狀入九月忽示微疾逝履吉日湖陽  
當郡東南亢澤若穿地而肺氣四束之故蕃族最  
古樹德亦潛曜其間咸通以播遷擇取亡論卽高  
宗跳濟州登極應天層積安在而以一姓作許生  
活豈得不苗緒食之邪獨入我 明方聞未大積  
至公身樹厚鬱極於是有吾亨甫榜樣南闡價翔  
發策滔滔弘遠矣狀乃云遺憾遠遊譬諸於田公  
其鎡基吾亨甫逢年者也逢則慰祝豈在尸饗公

畱人間多年直須此日以報高曾來之滋樹於事  
畢矣雖有綸恩待以泉壤非生之榮豈誠一郡牒  
沾沾如初命而偃哉公諱守仁少渠其號生嘉靖  
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得壽八十有七配邢  
孺人邢公三河女年八十有六在堂子三伯紹庭  
娶邢君繼申女繼陶君諤女高君義女仲紹祥娶  
夏君芳女繼娶栢君尊女季紹泰卽亨甫娶高淳  
庠生施君一夔女孫七輔臣娶陶君世勳女賢臣  
娶陶君應春女伯出栢壽仲出殤臺臣娶分室簿



夏君嘉言女天諫臣娶邢君啓綸女繼娶溧水王  
君民統女近臣聘庠生邢君應亮女天鶴臣幼未  
娶俱季出女一適庠生邢君啓森子遐齡孫女二  
一適邢鼎祚伯出一適高淳李大茂仲出重孫二  
一桂孫聘張君期賢女輔臣出一蘭孫諫臣出以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卜葬於祖山之陽銘曰克損  
惟身利濟惟人通於懿親御於里門以爲抱嬰以  
爲田更疇其遙胄匪今斯今千祀風物開必先停  
網縕種植載茲天氓而乃崢嶸以莫不興曷歸乎

真樂哉斯扁



明誥封太恭人楊太母年伯母墓誌銘

履吉自年幼穉妄從貞庵並學成人遊時我年伯  
孝廉公仙逝我年伯母楊太恭人子僅垂髫未貴  
登堂拜母朝夕與俱越今歲丁丑則太恭人累誥  
榮膺所昭受天數已八十有七孫男穎秀成行忽  
告終履吉不禁墮淚以鄭重貞庵之請卽不文亦  
何敢辭按楊氏號巨族景泰間名璧者官都諫有  
聲傳至鄉耆鏜生滔素性公正爲里中推服寔爲  
太恭人父太恭人幼遵姆訓周旋惟禮是肅省問



晨昏以至盥漱澣綴酒漿拂展諸類悉身親之性  
鎮靜不妄與人語諸所喜怒不形綽有令範學博  
成山公雅任名教爲孝廉公今贈朝議大夫擇相  
攸聿成文定博士公居家嚴重雖顰笑無睨施朝  
議公秉至孝性溫清無敢逾先太母宋孺人閨範  
凜凜自高曾祖母蘇太孺人賀太孺人相傳家法  
從來遠矣凡事寧類苛必母類縱太恭人性所卽  
安不見爲難嘗承宋太孺人訊建安郡夫人游氏  
之姑二十年不命坐母嘗今日殆簡易也朝議公

授徒於外歸聆室中評事則正色曰天下無不是  
的父母汝謂汝是而吾母非乎太恭人含笑相向  
慰藉爲勞太孺人每語人輒爲孝子孝婦歲己卯  
朝議大夫舉鄉試博士公亦授懷寧訓太恭人畱  
總家政朝議公文酒自豪所招諸社不問四壁何  
出則惟太恭人簪裙佐之以是不時無匱需宋太  
孺人往誕夕夢天門開神女抱送一兒及茲歲還  
抱兒升雲去始而朝議公生繼而朝議公化去人  
皆以宋太孺人能爲斯驗亦知雲中兒卽巋然徵



異試一見而隨抱去欲令發祥蘭桂如子孺之於  
七業叔高之於世滋乎太恭人慟絕將不復活顧  
以勸者汝不念諸孤則亡者目不瞑於是勉以湯  
粥扶持撫貞庵七歲並一兄一妹時尚在熒熒相  
對析博士公苜蓿微資以供餽粒貞庵自矢陳情  
有云阻盤中之藿粥粒粒出自辛勤攬匣內之詩  
書片片自母心力蓋真實錄孝子所自知者居嘗  
見有分甘趣謝至再輒曰汝輩努力自愛此豈可  
爲常乎貞庵凜凜其言每聞貞庵誦勤則又曰願

汝學做好人勝作貴人其柔和而通大義乃爾丙  
午貞庵鄉舉隔十年成進士履吉忝附名焉迎養  
嶧邑戊午調繁臨海在途太恭人偶冒風寒無良  
醫多投補劑貞庵有公謁比歸則寒已入經絡不  
得出流攢左臂遂不仁浸假胸膈作楚百計罔治  
還投以健脾劑始如常而臂疾遂與終始迨壬戌  
畱儀部晉山左藩司請告不獲履吉移書謂太恭  
人春秋雖未艾毋寧求寬假時日以奉老慈且屢  
屢合節之弄可乎亡何貞庵果以終養請荷俞旨



歸竟足十年而溘然逝貞庵臥地長號曰天乎吾母之孝節浴身而不能周旋一臂以終也履吉且嘻曰微吾太恭人之善養孰與緩臂而尊生也吾且聞之折足豐翼桑肘生存是二十年養而安車樂而花下者非乎卽見此微病者相夫何慨蓋太恭人父滔與堂弟湛時俱育一女適一老道見而驚曰兩女生俱龍像一困而嗜水一福壽而不必全至後湛女配方伯封夫人晏起蔬食不問家產太恭人雖受累封躋上壽然孀居有病者相嗟夫彼老道者不已預志之邪若其課貞庵不以登甲喜見大貴人不羨華膺榮遇奴婢市姬未之或侮導人以善遇難堪事則曰有天在未嘗喜金珠紈綺之奉未嘗出尊大之言恭儉朴素終始一轍則貞庵之狀悉具太恭人生於云云是爲銘曰翩彼六羽式集惟鸞孤棲瓊樹勿剪伊繁絳丹在衷攻窮滋年孰聰天牖從苦生妍是長鳳姿抱書雲翔豈非神兒更再生光奏對彤庭有母載揚彼福驟盈孰與斯當維摩暗耀以潛作照彼蒸蒸今而膺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華誥有斧斯立有藏以漆惟此萬年永張玄室

郭母徐室人墓誌銘

當王父文林公謝齊牟山事歸摩吉頂語往道莒  
歡郭奉議公舉莒治爲能公固少進王父與先府  
君執道盟吉尋訟進納於息子伯揚仲庸仲庸居  
山中業銳惟吉俱語雅不及家已爲兒女約兩封  
母不時過甚親如毛裏乃具得之是爲婦也則者  
是爲伯仲也母初徐隱君方塘公室陶而舉母嘗  
訝女有空議不議而習之女抑有根邪顧其德相  
婉靜是當適而蕃其家度非字亦不得字之有言



博學山人稿 卷之十三  
壻奉議公者而快公文則早豪也然不問生卽二  
尊安諸生養取晨夕而已而方塘公閭右封繼落  
爲母解鞶絲而衿鞶也者大布筭榛僅周於身咄  
咄儉粧而入終窶室母謂婦之始也夫子行矣孰  
鼓篋而非菑畚孰鍼紉而非滫瀡儻於堂有茹不  
甘母若孝分朋於庭有餐不授母若欸分奉議公  
是用壹意帷業歸第胠弟子束以付而母所佐具  
課會則會腆具舅姑則舅姑厭腆舅與姑唐日起  
勞苦母兩人賴婦卽不虛口胡滋爲婦憂乃母性

卽操作自庀閣揮梳而外兒女身半絲悉血指執  
之旣免伯揚乳之逾年丙子奉議公業賓於南畿  
又乳仲庸蓋至侍姑藥巾仲庸背而趨也諸侍事  
無頤指代竟無救母痛姑劇曰姑安絕姑持母劇  
曰孝無婦若食報亦無婦若吾得絕矣母泣崩旣  
則起事舅復事姑吳惟謹因語公君所爲攢毫而  
易鍾釜逮栝椽者往矣考服尚存奚不逮夫一命  
則不問一戰也丙戌公遂決除齊莒守君報三年  
最恩母命如夫階母則歛舅幸果封大夫姑唐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乃空人而泉下天乎凡奉議公任齊任廣信倅母  
皆從公固精吏法遺惠愛要多諮於母而母官所  
尤樸約處腴而穀徐則以損益數諷公歸養竟歸  
簡俸橐餘視胥諸生束爲多具封舅昔所厭腆加  
斥仍非手和不以俎積五年封舅終母不得養解  
而不永養哭哭猶唐贈姑自是乃得專母道與公  
交訓伯揚伯仲伯仲凜凜二子婦惟身先之居計  
算無一遺顰笑無一假而推解緩急無不立振清  
齋晏穆多證禪心獨巫尼不惑伯仲披帷而覲成

蹊之教視奉議公兩過庭也又積與公莊十年而  
公終母已衰不勝哀而殞而蘇及去喪則雖裳衣  
稍鮮亦遷之矣惟習其勤總出納而準豐儉如故  
至收族孤兒婚收外遺女孫嫁伯仲稟而行無不  
理又積以伯仲歡九年里人始羣祝言而張母七  
十辰母趣伯仲爲謝五六宗屬念哉兒勉矣余痛  
失從而父今得飴弄老無恨惟兒職思懋矣伯仲  
跪唯進挹母其色灑其神于私慶行此觴周歲星  
者三乎頃仲庸有配賢而逝母大慟而伯揚數生



子少育竊亦憂之伯仲因日計奉開顏得當始以  
間出語客忽急號母痰暈不言奔醫則已力窮矣  
方是時伯揚姬蓐一子猶入振耳呼不省四日遂  
瞑蓋又二年丁巳十月朔也伯仲踊裂幾不獲性  
旣甦曰吾二人往狎母膝固悒無識今卽以苦塊  
殞令母德日就沒何析薪之荷爲因力手狀語吉  
曰惟改歲不孝兄弟將扶葬母某山之陽有墓域  
石在期於盟而親信而傳莫如藉手者幸卒念兩  
不孝爲母志之銘之吉讀狀無溢語無溢美情懇

而辭哀孝之大也入以告家封母曰孺子講世者  
詳內言夫伯仲亦猶行古之道也觀伯仲也者母  
不亡吉乃敬志如右次息胤長卽伯揚成名仲卽  
仲庸登名女二娶歸咸名門孫男四天球天淑天  
章出仲庸天燾出伯揚孫女五分出悉分聘許天  
球卽壻余狀備矣已系之銘銘曰操無隱甘出於  
董相將以翔養無方貴如其常後先以康是爲桓  
孟之室爲文伯之堂兩克厥家而日澤不忘爾宐  
爾昌封斯立斧斯直石於門崇三尺式昭茲永無



數

中翰吳公墓表

余守版使京邸故人程德懋來爲言內史翼明吳公謬嚮余旣得當竊自慰復謂內史同官有賢昆知白公樹義爲遠邇歸情近隕背不令余見也今來客白門德懋過存則知白公猶子伯昭與俱而袖出公嗣孤導溥等所爲狀請余表墓門之石夫禮賢者墓表道蹕域苟識其大者奚憾於執鞭公諱懷貞字復季知白其別號也系出虞仲世居休寧之商山在唐則有左臺御史少微公在宋則有



文肅公傲迄我明方聞代著傳理問公淪生太學  
公繼良配程孺人舉丈夫子四公行居季孩時屬  
程孺人疾夜則潛起挑燈續焰孺人亦潛察之以  
語太學公古汝郁符表侍母疾孝聞皆四五齡若  
兒至性可稱殆庶太學公每揖賓衆必以公見具  
成人容者成固當不晚也爲建明善書院延葉公  
鳳翔家繼裘公兩先生都受而禪公自爲都養積  
數歲稅大進巨盜數十輩燔薪木號諸弟子走匿  
公獨挺戈出殲一人盜相顧若十五六歲童子具

許大膽烈解去兩先生因公居業重勤咸先後高  
第而公亦自矢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遙會太學  
公捐賓客公毀不欲生諸父諭以先人封孺子不  
殖將落何柘椽之爲也公乃收淚簡出納籍諸家  
幹凜凜遂遊成均甫冠拜內史身旣獲致矣與帖  
括望歲何必有間哉公惟先志之大率繇儒術當  
理問公時則已創書院標還古太學公嗣而明善  
併峙學者案牒而修素功文采玢幽獨水流泄院  
之下阨而不聚何可無以輔之爰伐獅山之石度



之成梁夢神錫名曰法緣山之麓爲漢漢壽亭侯祠梁之東爲浮圖七級峰秀雲卓占於士林氣佳而是所下流其源爲商水出獅山北與吳越閩嶺諸水會每夏潦衝泐一望雲阡瀦爲巨壑卽束以梁而不周以堤教而先不得富也公身自護作縱橫五里役數年緡數萬堤成名曰醒堤歲其永有薦紳學士競相訶詠彙而成編以次及長嶺孔道間置寧壽菴供茗燧凡徑所繇出覆數椽相望行者休焉而又以施繇親始太學公存日志范文正公家學計日授餐族黨藐茲諸孤曷敢有數更出私蓄歲杪遍給烏薪以爲常有悞墮赭衣者財力可營必百計得雪而後已洛陽人袁通挈其室腆裝而遊白門克人利其有訟以盜通榜不勝自誣服妻泣訴於市公爲移書江寧尹寃頓白更厚贖之歲餘通夫婦崩頂踵將筐篚里門而公却不任德也偶出遊林杪懸纒有人投焉驚接而釋之訊知爲姑蘇玉工回易於徽其僕竊所攜而逃更無計作活直分一死也公憫然捐賑悉如其所失嘗



愛友人汪五典書法典以子故在縲匿賴公辦贖  
緩得脫復以蒙師館之貧家有鬻妻者立解橐贖  
還資其饗殮連舉數息其他善俗利生嘗若日不  
給而所爲旌節烈表孝誼廣漏澤未勝枚舉也當  
公所遊南雍時祝黃門舊令休邑交公大父行公  
用雅故見目屬之曰侗儻魁岸行當砥柱狂瀾勿  
輕覷少年晞陽范公風節聞天下慎許可獨謂里  
有吳內史經世才而僅令扮榆私此社宰也將有  
利必濟奚其爲爲政邪性坦易無城府然與人不  
假易遇縱誕爲虐者必面折改則歡然與進長身  
偉姿妙兼飲德嘗以古詩晝短夜長秉燭遊語爲  
達迨壬戌秋神思少退體澤日削親族憂之逾年  
春合寓公緇黃輩叩白嶽玄君或請以身代或請  
減已算以益公者二千七百餘人目擊者贊歎以  
爲希有明神所賓不在生籍公卧兩月乃舉手遍  
作禮謝而上行是日鄰廢春機罷織耕者行者如  
各喪考妣嗟乎是何樹義深入血氣之倫至此極  
邪公生萬曆某年月日歿天啓某年月日享年四



十有九配黃孺人側室李氏子三人道溥太學生  
娶孫君明通女道玉杭州府庠生更名奎娶太學  
黃君國端女道朗太學生更名道明娶太學孫君  
時可女溥朗黃孺人出玉李氏出孫男二人家點  
家熹孫女四人余不惠聞之巷列千所羅居百族  
則能目語額瞬談論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  
際寧論一命之士存心及人有濟哉太史公稱百  
歲來之以德德者及物之謂也公一生所營本之  
崇儒以修孝慈以轉地力以弘拯度舉願必達形  
骸非有尺寸分毫又烏足云人得之生物得之榮  
精誠上通於天協於萬靈百歲招徠難與此德較  
短長矣夫非後片石而長存者乎作吳內史表



陳君鑑傳

余來巷居甫四齡時君鑑爲鄰兒稍長余二歲兩  
兩嬉遊卽知爲好記間小悞觸啼君則掖余樓上  
說所知孟姜女事余乃耳喜如餌棗梨嗣則更以  
啼要之矣已出就外傳同一塾師加長同就學使  
者試得隸邑庠君挈余邀數子爲研席會稟裁於  
先府君其自問業外出入相歡呼月冷霜寒門外  
屨跡猶交印也迨君故人官大梁往從之授弟子  
室歸來復都講山中而余亦風塵南北家客各半



卽心期非渺遊處亦稍間於前自以流光相待駐  
景正遙豈知歲蛇自古爲厲傷哉如此人僅得四  
十也君字君鑑諱守明生有至性孝二尊人友長  
姊真所謂隣里人無間者其處人坦直而溫茂不  
求親而能令人親已見者輒思把臂歡諸子爲小  
聚無君在卽不樂蓋人所同室固不獨余好之生  
平愉怫無一形於色至緩急人事必以身赴族子  
某斃于盜捕者獲而匿其裝君爲籲諸理還裝於  
族子所後毫無分焉此事獨余知之君未自明也

賦資敏惠過人自經史以及天官家言皆無師授  
取成例自起無弗曉者爲文開展而多風如其人  
顧入棘圍不得利還復夷然絕騷屑意其於佛內  
典蚤亦未諳近十餘年乃嚴持戒幾過宿衲時適  
余不肉七余不能奪則笑黶君所持文士禪耳非  
其至也寧謂卽具了辦大事力邪君病劇諸醫診  
者猶面諱余趣家仲語事苟如此若見幼甚何爲  
不就君鑑一質身後然意亦竊爲難之家仲入則  
稍具指君直謂而語何囁嚅也吾於此事放下已



定他兒一父母吾見有公等猶父母胡生活慮趣  
語而元甫陳生乃大委順無用嚮者相嘲文士禪  
爲也余乃就草數行稍具佛言送別君爲目竟領  
之入夜遂絕去復蘇呼家人云此歸須潔淨亟具  
湯浴諸友爲我歛襚可就起着取曆自擇時行復  
呼家仲語元甫爲陳生草傳及余眼根數刻在也  
余乃大嗟此何事何時余作東如贈人行已非情  
君何能自在去畱坐須余言古來多少學道人到  
此都無張主余則何能窺君獨以辱君之石交本  
君之人緣以得君示化之異非余何述飛筆傳之  
及君之未瞑而報君行可以一夢而覺矣



程母咎孺人傳

程母咎孺人系出晉大同邑曰蘭溪公者其王父也治鹽淮揚輒輸貲營郡北城著義聲舉思蘭公慷慨有父風時莊所程公亦母鹽淮揚間苦邊商不法衆辱之思蘭公曰若激烈躬奇行快士也吾有弱女願爲終身託蓋指孺人也莊所公適聯喪室亟聘繼焉暨于歸僅及笄耳門以內指或易其季也門以外事或遲其諳也而孺人柔婉敏給自漱澣巾櫛具酒漿沾賓從諸家人生井井不減倍



年之覺積數載請于公曰堂有姑而不卽膳議者其以新婦重離母家庶予子憎耶公遽偕還新安晨昏姑側曰吾所不忍者姑暮而病庸刀圭之一瘳而貼席臥邪程之族無不孝孺人者莊所公勤治業獨習孺人能政家無絲粒遺賢乎其自政之以故常脫身千里遊不內顧迄以客死孺人慟不奉訣不欲獨存念遺兒凝之孤誰適爲撫遂勉稱未亡人蓋孺人千百操心生而非生者又始於此也孺人數產率不忍覓乳者令割所生而凝之旣

免孺人懷又患疹幾殆日夜泣顴筋血皆枯及凝之長賦性穎邁殊自慰矣孺人曰母侈之漸與衣安布食安蔬惟恭惟約可以居身凝之舊業在兩淮間自遊成均仍從居之不驟振孺人曰母生之憂與成代虧盈禪縮惟恬惟達可以居室蓋孺人于凝之不慮無成立而第虞少有習氣卽乖素風又不虞不富貴而第虞少有憤望卽非天道以是見凝之登樓讀書窮日夜把凝之詩文盈帙多靜者意則灑灑喜見韻士禪侶過從則督其飲食若



不及曰吾兒對古人語從好友遊以此奉吾老人  
甚善卽浮雲事吾何知凝之用是先意承志不敢  
以常人子自菲薄母歿而永慕哀吟自繪訓子圖  
出入必懷又每對客舉之涕泫泫而睫不能承也  
凝之兄弟八人處以慈和皆象之友愛無間言愛  
媳凌如女苦飴弄不早論凌助相備極婉轉以至  
戚屬緩急臧獲饑寒情分勻而恩嚴劑從容典則  
之程也無庸更僕數而余獨節略孺人之概併繫  
所以身代義方者凝之廢莪固知有餘戚矣

### 蔣母汪孺人傳

蔣母汪孺人潛川汪文學啓晨公女也啓晨公以  
才藻氣誼蜚湖海聲其配出長林胡氏偕有賢問  
生孺人居恒拊摩謂是秉質端惠宜授以女訓授  
輒解言動取則焉而又每食祝之曰他日爲人家  
婦當予而父母以閭教名暨歸太學蔣君蔣之門  
內外無不嘖嘖太學得良內助也孺人之入門也  
敬戒備至夙夜靡弛舅懷峴公姑許孺人每見新  
婦將膳前意色卑柔而精誠勃鬱如不能自喻爲



加七箸大歡孺人持已正卽姑側給使不比于理者未嘗藉之或構於姑孺人第唯唯謝仍以意色嘿爲移易姑大感悟與懷崐公亟稱曰孰與予季也養者婦也微予季不有是婦微其母家閑訓是女也予門有是婦哉太學君仲兄病抱手足憂諸療治需咸孺人是給仲伏枕感激疾尋革願爲來生報且願得太學君兒士俊爲嗣孺人曰禮長子不後人且冢伯嗣在而嗣吾兒紊序以爲利衆不有口乎迄並繼均貲亦懷崐公自主之非孺人意則非太學君意也太學君旣肄業金陵又以齎事常往來維揚家人生悉屬孺人孺人不以身處饒裕便安侈逸自祭祀以至出入量度饋問應酬種畜靡不躬親檢持不頤指以代而所自進故衣粗糲欣欣若有餘豐至於費出義舉則慷慨贊襄略無阻恹懷崐公獨建宗祠太學君承志首倡孺人累千金以佐肇禋迄用有成他所周急濟窮簪珥可脫者則固惟恐不及已先是孺人侍姑病禱救無方迄姑以壽終孺人過故居必慟及舉所遺物



則悲不勝而懷岷公年踰耄失儷孺人曰姑亡惟  
舅隻影西山短晷得奉滫髓幾何時而猶令他子  
婦代邪旣而身自疾作猶強起持鼎鑊于懷岷公  
寢所手調飪泣數行下曰婦病必不起矣有一高  
年舅而養不終病婦存一時奉一鮭比百歲心舅  
尚能甘否已復泣侍者皆掩淚不忍聞逾數日劇  
與太學君訣別而瞑時年四十有七嗣君士道誠  
篤惇禮人也涉江來袖出行略乞表母儀余不佞  
與君家爲三世知聖善方聞正慚刻畫加以嗣君  
略牘灑灑如平時曲調娣姒歡待子侄桃葉空家  
小星畜媵訓嗣君立身處物去薄從厚寧爲良璧  
毋爲類珠暨臨瞑訣太學君慰安堂上存恤母家  
訣嗣君以謙虛勤儉已訣子婦諸女語一一皆關  
風教皆可痛絕余不佞不悉傳第傳其大者云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四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記

前雜遊記一

三月十五錦屏較士事竣轉抵許昌問道由登封  
差近夜約各令君爲別嵩縣劉君以舊令封請得  
先至封具主盧氏張繩海與劉爲十年湖海交又  
予里弟兄也忻然偕行越十六將宿關王塚河南  
馬瑤草已先待于龍門石佛寺由空陽錦屏山延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四  
一  
表而東可六十里洛水隨山而行徑洛邑之胸爲  
明堂山之麓水之崖輿馬經焉遙望連山忽中斷  
如闕伊水從南來直穿其中斷以與洛會故名伊  
闕而輿足自西來者至此忽折而南逆伊水行六  
七里歷龍門鎮人家盡處爲闕口怪石嶙層當胸  
迎面時微雨徑滑余步從瑤草暨汪郡丞袁別駕  
雜令張君攀躋俯仰指劃石根受水嚙處誠宛然  
刀斧痕筋骨皆露然逼視邪上不盡由斧鑿計混  
沌初伊水源貫此中當由衆石束之急不得洩遂  
至泛溢神禹之功疏其束者耳不然水有生何得  
無洩禹卽神持人力與地力爭惡在行無事也石  
下有土堤春水未漲牛車行水漲則沒非舟莫渡  
兩崖石多穴成佛像而西崖爲多皆北魏胡后唐  
武則天所爲瑤草觴余蘭若佛身尤大當石孔前  
爲樓登樓不及佛身之半孔前數武卽蘭若門去  
水亦僅數武直下第容縣磴數十級耳觴數行張  
繩海冒雨來與期會瑤草別艤綵舟以待相掖而  
登視水洪曲折與西崖爲近舟所牽挽因之竇中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四 二  
往往溜決新泉聲與舷聲相答舟益上見所鑿諸  
天石佛益無量億此爲人工至其依石爲龕爲宇  
如首之覆額如腹之穴臍亦多因自然而巉骨磊  
疊中初無寸壤却時見梓樹青青紫花初發直與  
佛前作供斯爲靈異至西崖盡處洪由東折來乃移  
舟壁東崖行石色黝黑壁立紋皆斜裂層疊相屬  
繩海顧瞻謂是石天年至今不受二女主黥劓存  
其面目也更欲進艇見水從高落激石洶湧舟不  
可上瑤草謂可摻回颿擱忽得石高出水徑丈頂  
平亦如之其色青翠如古盤形余以盤石名之相  
與弭而酌其上一再行回顧西崖轉折如障不見  
水去處蓋自邑視之則爲闕自石視之則可峽也  
瑤草謂予車轍馬跡騶覽古興懷不無先得至輕  
刀容與周覽徐徊避俗駭寄情賞尚無如今日子  
謂漢魏事逸卽好事如唐人龍門應制泛舟大手  
筆皆不見卽以吾二三子爲近代一疏鑿可也



前雜遊記二

關王塚河南郡志皆不載廟宇亦是新創自伊闕  
登陸行八里昏夜止其中赴雜令張君酌晨起展  
拜如儀與張別渡伊水蓋與伊闕分二支與洛水  
一會于偃師趨由鞏以入黃河也行七十里泊府  
店偃師令張君戒具于緱山山不甚高廣不五百  
弓有宮祠王子晉其椒全占焉登時風雨驟來諸  
山悉爲霧有近山東西若排兩岸而闕其中髣髴  
見培塿拜且伏者焉上真靈境空濛虛翳直似當



年笙鶴想像家人咫尺分限人天亦無所憾獨夢寐緱山二字試舉似此中土人不知何所及余來而馬瑤草指示北魏唐則天二穹窿石屹然露立無半字剝蝕咸以子晉上昇於此祠而碑之雨中摩娑辭亦多異或是邢子才燕許諸君所爲不以二姓廢二言皆數千年上飄渺有想事也是日張繩海犯雨先抵少林

前雜遊記三

發府店二十里度轅轅關望關上尖峰插天則五乳峰之背也關兩壁皆陡削怪石張牙撲面中通一門折而升時雨後徑滑余舍輿而騎則郝劉諸令君相次至皆騎左顧太室連延向西作障迎面而屏立則少室鉢盂諸峰橫列眉稜馬首之右則五乳環轉如青蓮花五朶下垂蓋五乳與玉寨皆少室三十六峰最勝處山巒本合沓迴向不斷于中界數十溪洫皆東注人徑緣溪曲達生絕幽顯



陰陽向背無所不極少林寺初祖二祖菴塲在焉  
余昨年以昏夜至次早卽出關又風色橫晦竟未  
識此山真面目今來却在馬上雨後朝爽如數家  
寶拱揖得之初望玉寨亦雲宿其半黑禱山靈鞭  
馬旣則平頂全披與青天分綠一劃而諸峰作兒  
孫嶂中者無伏不現卽少室東南向者其峰如簪  
笏突出寨之隙想像其下不可探而此中奧曼亦  
幾無遺矣投少林寺再禮緊那羅王僧爲去其袈  
裟乃露胸腹側一股懸勾左足僧復爲機  
菩薩自塑也騎而之初祖庵促瑤草躡視面壁洞  
不及半而反以爲笑旣偕轉鉢孟峰問二祖雙樹  
而輿軸不耐蟻盤急呼屐齒不可得亦剛及半輒  
休瑤草則復把子笑徐與余君指點子午初祖得  
于乳蓮之中芍少林紺碧結五峰之盡卽作祖分  
宗亦陰陽家能事邪凡再涉澗得少林寺前徑登  
父老提攜壺漿來省劉君綵戀甚深劉則供以修  
予爵醉入夜分乃入邑天已曙矣



前雜遊記四

啓母石在崇福宮左高廣各數丈三面皆斧削觚稜北則斜闕嵩峰而縮其足縮處石紋剝拆如冰裂如箭頭可施皴法獨此室前平麓地拔起許大中繩之砵可隱映數百人無隣無友豈不稱特終古石下橫卧一石周廣亦十許丈平面有坳理作水浪梅花形諸君咸卧而酒其曰可凹踞可窳樽也顧石罅矮簷碑大譙啓母事崔內史證顧野王盧元明卽不賢於禹謨要以六合內外直呼莊生



作解人何可令此君輩不發付三騶同槽邪是時  
已決策上嵩頂萬歲峰顧日亭午度上頭須昏黑  
乃到而邑榻不可再下因疾趨盧鴻巖而去此來  
遺憾獨此耳東行過嶽廟望黃蓋峰迤而北馬上  
側望少室轉眺箕山青髻翠鬟設秀於橫岡衍隴  
之間一步一回首也乃近數太室諸峰則復盡開  
面東向余念挹太室三換矣初入轅轅關而西其  
面旣過嵩陽崇福啓母而南其面及尋入盧巖而  
更東其面性情皆正絕無貪背卽未經北瞻想形  
勢亦應北面畜長邛夫嵩卽以五中乎而茲四面  
受朝亦中嶽也昨年發安陽時諸君相送龍王衝  
見喫水千仞直貼紺壁而注快之諸君亦各咤異  
獨登尹郝際明無言徐曰未見盧鴻巖耳故余夢  
寐一年茲來決欲訪處士故居問絕巘飛流何在  
旣入巖之前山望高峯頂上黑石巉岬中有如銀  
如堊如瀉如停者心以爲必鴻巖也沿澗行且息  
且登但覺所入層層盡是幽清不知已在羣巒頂  
上道間古栗樹覆澗其陰蔽天過其下得盧巖寺



啓右爲徑鴨脚子分行青青可人澗蹊欲盡翹首而瀑掛焉余入山所望從峯頂落者至此直睇祇見橫石爲楣楣以上青天闕之而瀑爲楣所激飛出數尺乃落計雨後瀑湧橫飛當數丈卽數丈奇亦適彙不必皆雨後來也當石楣下壁不盡削遇石稍出則瀑爲一疊每疊則大者布而細者霧如是者凡數疊而左右兩壁乃全張而前中則規而却如偃月瀑乃辭疊直下赴潭掛亦不着偃也此爲造物奇構哉偃中石紋非復斧劈斷氷裂麻點雨乃俱鏤鏤作流雲舟滾作芝蓋卷舒令丹青施如此皴必訝爲怪豈知目所未見靈習顯然此一種懸泉巧相定是天外別傳爲盧巖作顧虎頭爲處士影堂呼鍾夔正當以此若夫澗石架床累卵搏顙翻車此巖似未肯以此驕語問余云何曰姑舍是



前維遊記五

謀一年而慰鴻巖也却雙武而虛嵩頂也劉君曰  
無意者非謀無待者不却出登之區而禹之趨言  
有石淙不遠伊隅匪繫匪維負綫自羈予諾焉留  
焉晨發封門劉君張君撤鴻巖之卧席策而躡予  
騎而瑤草張余二君亦從間道至郝君已先結幄  
待矣兩岸皆岡巒陁靡行巒上望上流澗來尋常  
水流丸石耳及沿崖俯身從陡下至淙鳴處見上  
流至此約高丈餘跌落忽拔衆奇石束之激而成



淙如舞冰花如飈雷車名言之未能不以此推枚生賦手彌望長谷如髮率無他石偏當此處石與隘爭鬼與工爭令人耳與睫爭愛與怖爭大不可圍而蒂則指可握也銳不可立而累則盤可安也當衡而楂枒無損去水而琢磨反瑩卧如規輪而碾波穴如方吻而飲澗如大人峩冠而扼立如猛獸踞岬作勢爲靈壁爲陰石緣自疊以爲磴亦攀顛而受足礮激而復翔潭深而不藏柴立其尖如車如廂靜而走壁兩峽交房已內紆徐而東下望潁水爲會將也蓋千尺之內一潭之間無怪不有無狀可名此殆嵩山之神示靈變於此也考唐人沈宋石淙應制詩而河南郡志不載石淙字疑五渡水出嵩山東谷疏爲三十八浦山下大潭中有立石高廣平整其水濛濛五折故名當卽此是而所云高廣平整亦與此淙石奇怪不倫卽沈宋詩詞亦止談神鼎帝壺歌筵帳殿爲女帝侈遊幸望潭中壁上僞周刻應制詩多遠不可讀計其佳處不過如沈宋而已寥寥數千載未嘗爲此淙



開生面也予與天涯六七臭蘭留連狂呼叫擲欲以寫色寫聲寫骨寫神而第恐其言之不能狀也倘亦嵩山之靈以寥廓相許邪日已暮起與諸君別揮手重念此山直可埋骨柰何捨之而去六七子自不能捨亦與不能捨此山同復浮大卮取醉沉聽僕夫扶載而去比馬上酒醒則已馳六十里是遊也諸君相依自十六以至二十日從來有事地方者無此追戀元湯郎有云坐無拘忌勿限醉醒而諸君勝情酒力亦適足相競機鋒針芥終日都無鄙言拍板歌辭到處皆緣雲木至重陰密雨幾欲戒途倏而霽景澄空纖塵不起翻似膏沐蒼翠以供眺賞者天意眷此遊子良厚耽奇性癖能無仰貪爲私村教書得五日爲期比於此地王子山中亦飄然夢遇矣



後雜遊記

當余再渡三川急急顧試景不給期場竣卽裝毋  
時刻停以竣先一日修故事集諸令君署中偶舉  
前發汝寧同事十六君以十六夜酌明月爲祖戀  
不忍分有沾襟者張盧氏繩海云明去錦屏其夕  
正十六弘農屬四令以急去今其留者指亦十六  
事數旣同情空無獨愁逾晨馬瑤草以張澹如余  
崑五二君馳來堅尼一日行迄謝不得遂出邑西  
闡遡洛堤行堤上山綠縹濃鮮中每出石骨抗峯



側嶺多似經劈削又晚日浴洛怒風翻波搖光倒  
濕嵐翠余以半月籠翎樊足忽出對此先已心神  
滉漾不必待抵靈山與羣公傾倒也余往憶邵康  
節登女几山嘆眼中未見此奇又以靈山右有公  
山取其山學公與水學巴乃千古的對皆欲往尋  
而半日中趾不及移則止茲山踐諸東君約山以  
藏周靈王骨得名余捨斷岸攀數盤入山陰佛寺  
穿殿右掖遙望中峰突而圓起開兩翅中感一泉  
可半弓雖吐珠如貫而窺甚深宵名玄潭僧人支

而西遶殿角接涵伊蒲徐乃激石而決渠以滋灌  
漑出郭諸山雖不枯赭然亦少畏佳獨此四圍翠  
栢蒙密高睨絕無罅隙可見土壤直是綠鳳蔽霄  
而下口吐玄珠故亦曰鳳泉微其王之靈乃其鳳  
實靈也當泉之上有亭數楹雖敝而制古布席亦  
充焉堦前四列高柯上覆亭下覆泉而虛中規以  
納天而受月羣起立其下少焉輕颺喚浮陰使去  
月獲放是夜乃望正墮杯子中羣欲吞之恐不勝  
吞不慮不勝惟量也瑤草復數顧歌者令數舉侑





歌者金閨人滯此中不得歸賴瑤草曲始有顧旣  
情竭知音而喉更爲四山所約泉鳴和之水調歌  
頭豈不起舞然余亦從此忘村教書三章微露稽  
阮宿習而羣主亦遂欲祖此地蘇君之策從約扣  
關向秦余何敢復以偏師待之堅壁不容惟有宵  
遁迨潛濟邑亭而暘馭騰矣則趣僕夫而稅龍門  
之闕

嵩嶽紀游

丙寅歲

四月初三歇鄭州初四午密令乘馬先導去縣八  
里入天仙宮天仙碧霞元君古所謂天仙者或指  
黃帝三女俗以元君當之穿殿後升級三有土臺  
爲古塚無疑白松一本去根尺許卽分三枝頂中  
三枝各虛中枝分三隅外向枝皮色如霜白而鱗  
細若剔牙松則鱗大如掌殊不類白松皮甚細嫩  
爪之卽掐入許浸液隨痕外滲色亦白而甚香上  
亦有枯枝拳曲色則黑如墨龍土人或截之爲帶



或作香焚可敵水沉松子落地食之味甘樹高百尺五人合抱余意欲以圖臨之作三面乃盡其致或言樹非軒黃物卽三女事在上古不可考然樹必長於上古無疑不可以年問也樹本有石臺八角圍之石壁間前代人題咏無所得惟一小石知宣和二年物洎李于鱗二律中夜暗龍鱗銜白照一語差可對語耳出宮數十步度小石橋有縣崖名滴水蓬縣出可丈許而厚僅盈尺頂平如幔老栢數株生其上不知根蟠何以不墜蓬下水滴淙

淙冬夏不斷計泉眼當是橫穿卽云伏地乃地厚僅尺泉穿亦何巧也邪泉受以方池令進酒數大觥次則贊禮生亦與行數觴次入縣宿初五午行兩舍地有山從雲霧中露出突兀行漸逼稍分巒岫訊從吏乃知卽嵩嶽也吏具儀狀以謁嶽神告行七八里望巖際有亭瓦色旣近乃辨亭在一小峰頂上蓋從大嶽嶂中別起小頂爲嶽廟之主峰名曰黃蓋廟峙其麓余入謁陳牲奠犖禮成進寢廟出循廊廡於側壁得唐元和小碑一宋碑一儀



門外四穹碑宋王曾提點崇福宮時豎神庫四金  
人守之出登黃中閣東面望霧障無所見稍折而  
南隱出突峰云是許由箕山西面近望潮嶺敖來  
山正接嶺端其前平曠矚目無際豈嶽位至尊諸  
岡巒盡伏不敢昂頭露脊邪過登封治而北行石  
田中十里許仰首嵩山大嶂全開如華蓋紛披而  
下至則望潮嶺更翼而左而少室山大雄諸峰劍  
排于右當中平鋪可千畝地則嵩陽遺跡在焉嵩  
陽宮盛於唐初燹於五季今求故址不可得登封

令以小亭數楹髣彿其意後爲室偶二程先生其  
中其齋守伏臘生云熙寧中曾提舉崇福宮著書  
於此故祠前數十步爲三栢三栢漢武登封三將  
軍五色絲云則天后封誤樹三一最大可七圍枝  
南向蔭數百席一樹稍前頂上出數枯枝如雲中  
鳥跡盡皆奇漢武非此樹不封記封時圍大當已  
如此其植於何代孰稽甲子又前爲嵩陽觀聖德  
感應頌李林甫上徐浩八分書筆法道逸大是元  
常受禪碑嫡派觀故壯麗斷甃敗瓦不存而此碑



立霜風雪雨中巋然獨存神靈護此書不以偃  
月之孽累也向行張二守應誥復言啓母石甚異  
併盧巖瀑布測景臺皆以時迫不及遍探亟問少  
林寺所在向晚易輿而馬生儒伏送道左於馬背  
舉鞭別去仰見少室諸峰拔地奇幻林立弓月正  
掛林梢依微可數至其輿窳不能矚也行二十里  
俱在夾山盤谷中沿溪取徑每徑窮則剪溪而渡  
蕪藁者不時從昏黑中水石縱橫踏之如截鐵裂  
水亦止覺清發不覺險畏也抵寺已二鼓矣

承先爲具方丈飲不盡數觴就卧初六日晨  
起登佛殿循東廊肅禮緊羅那王王乃本山護法  
靈異甚著余向步黃慎軒先生數十韻乃今因緣  
親覩王自塑神觀奕奕如生若旁二像則近代爲  
之傳神不入阿堵耳唐裴灌碑純用聖教序則天  
碑趙松雪碑輪藏前宣宗達摩半影西域雙足圖  
周覽碑碣半日間所得惟此而已古栢列植殿前  
聳直入雲紫藤蟠附俱應千年物若寺僧所指東  
院老槐云是秦人植卽不可定望其榦不甚古未



暇摩娑也坐講堂觀諸僧技擊罷出寺迤東北三里升山徑引領五峰環拖正如五乳入初祖庵瞻祖像圓可稱寶月而眸睛奪人與世所傳西來像大異問僧僧云人不見相故現變相直臆對耳殿左墀一栢甚古碑稱六祖手植而志無考處後二松雙立扶疎偃蓋入中土來僅此見之東小亭安影石一座長二尺許寺僧云達摩面壁時影入石結像如繪面之向背影見不必樹堅白議無言豈在有影卽有影以見孫之口亦任之可耳余決策

登乳峰觀面壁洞仰望洞口石坊卓在雲表而峰更陡峻馬力皆窮余乃停張丞無從獨以數役人登役人皆自半而廢余亦幾廢也賴數息躋數勝將至頂磴不數武卽折折處僅盡足不垂息亦停而立無趺處磴盡而洞見亭覆其口石坊其巖俯而入黝無所覩但瞑目坐以休定喘勞人之奉形如此而已不知何見何觀也旣開目見洞文理甚細香烟薰色盡黑有道人蒲團借少坐或憶學篆鑰輿中雖有官守之忽起如此可作面壁觀否出



洞平視玉寨一抹如案鉢孟諸峰盡拱揖其前下  
視汝脈所落至盡突起圓阜祖庵連焉兩澗水抱  
之初祖之虛初地之勝蓋亦天造也

謝中

書

李

李

李

李太白先生碑記

英雄奇偉之士立於一代流暎千古必有不可磨  
滅之隱德令人沉思盼想轉味無窮而詩文之高  
遠灝厚時出以動耀人寰亦千古而不墜太白先  
生古鴻絕真品也人主見之神氣高朗軒然霞舉  
不覺自忘萬乘與之如對知交下此無論等夷矣  
予獨觀其拔識郭令公一事夫郭令公在微時素  
非氣誼特以赴都督讌草露布見逮一人至面無  
慚色詢知令公悼嗟於河西王君龜之故太白點



額記之因謁至誠向都督祈釋後果爲一代元勳而太白後爲永王事其自謂讎責夜郎天與令公碎舌所云能識臣子儀於刀斧下而不識永王璘之無成乎皆天特爲太白功名別白雖亦可極辨而彰獨唐將推李郭李功固多至其畏禍逗留不進迨夫終始扶植大義令日光再麗非令公而誰乎倘令早殉河西之失欲唐浴虞淵而回再造也得乎有令公不可少太白有太白而令公之事始奇有唐世不可無令公之奇有太白正以成令公而千古於昭生氣與陽光靡朽矣世徒服膺全集如千里江流吐出神仙腸胃鬱爲小大之宗固磨勒不盡要以卓赫天地惟此是其大者墓原在他山今續移半嶺之下則唐名賢范公開載極詳吉不揣謹書以載尾石



紫陽祠置田碑記

代某直指

某行部新安祠紫陽夫子太守言翰博乏不敷家  
指計卽爲致常儀猶無致耳查歲廩簡食之餘可  
百金屬守爲谷數畝俾儲紫陽香火守言諮巡司  
李亦憂翰博貧思申請特題超祿以周之今爾便  
易倍之矣星源齒繁田故窄狹不可求遷延十閱  
月乃以數畝報也考 成祖時卽建紫霞書院置  
夫子祠景泰壬申授世翰博奉丞嘗迄 世廟中  
葵之子孫始請如例守葵祠乃建之裔未載有給



以田者而獨婺裔之給何居春秋之義先河而後海卽不盡關周急可也婺之裔因緣轉徙疑不可詰神宗丙申用禮臣覆十三世孫德洪銓註翰博回籍奉祀去幾何時而謂公侯之不復始殆不其然毋亦虞婺衙叢奸區區之金不幾何入田者手而徒飽鼠腹將名是而田非田是人非今年是而明年非有之惠文遞按遠且必廉且有土之長夫子之徒也忍於從而沒之又或不然獨某所容數畝致矣而猶之無致者究竟亦圭撮耳曩守言是舉於特請詔祿便易倍者安在哉聊爲存之以志歲月云



重修京糧廳碑記

國家歲漕東南四百萬粟以實京邊特於大司農左右曹外別領以總督號曰後部而以倉部郎隸之倉部舊署坐艮對金部故稱東官廳嗣以通州截漕歲五之一就邊軍便置通糧廳而東官廳改稱京糧總京倉五十有二分六司屬監督焉考之周官各監督則所謂倉人秩上士主藏九穀是也京糧郎則所謂廩人秩下大夫掌九穀之數調賜稍食以知足否是也名雖更而職義則古卽成周



時積粟蘊年尚斷斷於科謫要會隆慎厥任有如  
此者乃今爲郎者率以爲督府帥我者也何以閏  
位倉場而一年送迎三四見邪六監督我雁行耳  
詰問勾稽同心異意夫何能齊大夫秩博遷轉地  
甚近誰寔淹三年邪於是澆者薄錢穀慵者憚心  
計拙者安套習奕者便情面此其意惟在颺去直  
將傳舍此官豈得不傳舍此居宇哉襄陵田公監  
南新倉一年大司農楚陳公廉其能爲超級題京  
糧郎京糧廳事距南新舊舍步武間公曰土木之

新陳奚分甲乙士文伯虞菑患寇盜燥濕而欲巧  
人以時填館如公寢叔孫昭子爲聘所止之舍有  
壞必葺此猶以假息言也夫令居是者覩宋腐腐  
墜籜苑敗漏堞穿鏝落直與鄰闌共斲卧入其中  
榮者如宦陽者如窆愀然作不終日之想以不爲  
宅心計因不爲宅身計不家視廳而家事視廳事  
邪竊薄之何以使雀鼠周防何以使棟隆獲吉何  
以使倉繇受計有地何以使軍衛撫輯有階何所  
容審畫而辭案無停何所延寅從而諮諏靡間有



愛焉不如勿舉有略焉不如勿新有侈而厲焉不  
如勿役公惟是因餘材於舊廠雖細至尺寸不令  
浪斲因甃砌於廢礫雖隆至尋丈未嘗轉需脚力  
一聽於收放之間工糈少借於申請之允夫世有  
真精心真慈恤者指顧可喻宐費得省子父可趨  
宐弛得疾未可以重築之常論者益不佞履吉昨  
監海運倉周旋公一年見公典幹詳密事無大小  
必躬親必透徹原委文牘承轉雖隻字不假椽史  
椽卽請爲固不能當公意一經手草楮落如飛歷  
前後督府六七公咸異厥心無少格御下務明恩  
威有弊孔到案無不立發立創終不耐周怙曲藉  
以市寬而誨蠹故卽一推轉間約束凜凜規指頓  
新直是壁壘旌旗赫然改色履吉絕歎服以爲奉  
公責實盡已問心必如是始可聯上下鼓同志以  
裨庾政而救空虛載觀公往歲贊理津門籌海運  
鑿南北岸險而且曠創開中北路出大沽卸蓋套  
月一往返期年運米豆數百萬無顆粒浸爛而中  
間條運舟運額等備極苦心嗟夫國事利鈍有時



一代人才自在安得盡如公等哉京糧視津運直  
餘緒耳公不以津運易與京糧而緒餘亦施全力  
周禮制作細及考工衛文秉心塞淵定中營始毋  
若僑而非久也居而非職也瑣而無與制也人郵  
而我亦客也哉廳寢室南向新列五楹以別金庫  
廳堂東向屏中而入新爲堂額曰咸裕穿左房入  
新爲室楹亦五列東角艮地築臺以屏覆小亭可  
暄可月諸左右輔弼室暨內藏書室洞達而曲折  
糠粃場中別開清閼境界矣倘問公誰與叅形家

而酌位署與爲落成之彈冠者履吉敢附不朽公

諱

襄陵人丙辰進士



太平府建關濬河略記

姑孰境東南以金陵徽宣諸溪瀦而爲湖曰丹陽  
已支行遶出白苧凌家山鬢郡治下三江以北曰  
姑溪河古郡雉雄亘跨溪河上宋初殘於兵徙治  
縮三之二始表河而城復外甃太平天井兩壩納  
河入濠鑿郡東西市渠隙城南北而關引濠注之  
出達襄城河與外鬢河會維時相繼守土者所爲  
開濬諸記甚備要其所重濟涉漑田救焚禳疫利  
士試有司而流汗滙清令風帆雨檣往來競捷想



見宣通精爽與民物受之者前人之亟亟非其得已而喜事也而載準以形家言則兩河適分位與丁當府脉川字崩洪之界交於府治右而委洩于乾戌形便之與風氣實互相乘作者遺意遠矣獨以河逼市易壅壅則濬竟則濬不勝壅豈惟終宋世無常畫卽入國朝迺至今日濬以十數工累役而無役市有河而無河者何也公私之議率苦于侵占之難奪與經費之難繼而風水無馮水滂可慮因得以惑之兼主者之真心切意與才辦精

敏固未可問此其故又在移徙物力陰陽水祲之外歲昨乙卯直指姚江徐公來按行城堞適訊河身引注與外壩爲通塞爰啓外壩入壕顧奉行於城隅通濠三關閘遽未深議卽所開阨視諸占隘亦不時清而今直指駱公來當駐劄姑孰初蚤悉郡有河從來濬法未暢密與郡守胡公圖公出則以指趣諸士亟呈勿失乃諸士謁辭未半而直指朗諭已了了先之市河之在城內如人臍腑血脉南北水關則咽喉而尾閭也啓閉時何虞外患



今姑息侵沒不大創通身終不利計能崇者獨滂也乎哉有坐令六秀不上堂而破生旺去而民物晏然者乎彼形家言豈真不直祖龍一燼邪諸士于僉議誠力若直指與中丞臺與道府司屬會無不力金錢視摧該府藏數千金若直指能爲發亦無不力毋不給是慮隨飛蓋踏勘隨大署呈略云濬濠建閘廣疏鑿嚴侵占惟良有司行之有漸持之甚堅乃可底績蓋卽與府公圖而茲其斷者也府公成畫已具益虛而集里中諸人條纖悉上熟酌之入而稟成既定令乃下河面挖展畫若干尺深如之役夫以里甲懲匿惰惟勤嚴諭沿河積占者應治釋不罪第籍其家率五等給資以爲差令自礪隄而官礪不與焉水關故不數尺趣毀展濶視河第小縮置閘加堅與密設有澇度不能與我爭處此更啓外壩加深節節通利于是溪河入而四岸壁立二水分流雙槳輕舸欣欣稱便諸窪下地亦不苦滄沒正如沉痾人得靈藥頃刻通體腑臟血脉吐納頓暢神采欲仙矣乃公私所尤欽者



初議時里人曰先關而後河公入奉指曰先河而後關蓋以慮始非常惟移徙難奪于難處做開當不可罷關閘固自審得爲耳旣移徙時擾擾見告計所區想心血爲盡使易手爲之不知如何氣竭欲停而公果持益堅而竟濶深畫一徐乃畢力三關堅而以漸行之果如直指片語括盡至其趾錯工徒眼程木石有巧胥黠匠欲冒錙銖而不得者又令易手爲之不知所出何算此種真才真意密密與直指印合深摯去處誰得名之歲時風氣不

必遠俟徵驗惟兩至誠質天地已陰陽在握矣諸士民快覩不日之成恩直指功不朽而思所以勒貞珉祠俎豆者其又何能已夫姑孰緊居孝陵上流丹陽湖所瀦諸溪出姑河係龍沙內水宋人鑿引入城宋非能用姑孰也真龍沙水穿城入堂實通御氣數百年應 高皇首渡駐蹕開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向來通塞第占一郡其解細矣直指勁節忠藎 祖廟牖靈咫尺鼎湖此地此脉穆然胸際而以其細者爲里人作解里人直以爲



博望山人稱卷之十四  
解在是也恩在是也又何知吉亦聊次其概至纒  
纒詳之則惟名公之如椽在

駱胡兩公生祠續記

我姑孰郡市河開濬之役得直指武康駱公郡守  
德清胡公力主迄觀厥成語在履吉紀略中初郡  
人快覩是役咸欣欣醵貲以簿籍之曰時難得也  
毋計徒庸而嗟僦費其各加一力蓋鄉之薦紳爲  
郡人觀輸獨先掌於祭酒所加亦不可以力計權  
算且三逾百矣維時兩庠諸文學中亦爭先有輸  
亦自有掌者顧以積少爲歎未相聞也胡公曰姑  
舍是貯有關稅在駱公俞下所司工藉以成而鄉



祭酒所掌遂爲長物復相與謀曰出於囊而反於囊非我輩意于役之初議不云乎兩公行且功德我土地流百年不爲百世肇尸祝焉用生今爲方當別算所出若以必不可反之餘而成必不忍已之祠計孰便是則兩俎豆所由特崇而若前棖若中街若末廂若寢位以及墉朽黜聖經始於己未之冬而落成於庚申之夏也履吉與聞焉特未問諸文學鄉所掌者仍貯存否耳諸文學進曰疇祠百世而士與紳異鄉誠羞澁於積少猶之出也疇

出而不可反者士與紳異今度周於宮者夫旣或治之毋亦朔仲薌萁於是乎始庶幾藉手將之與履吉曰是乃備哉我思所不及以諸公糞鹽所餘而必欲有以用之也我思所不及噫是蓋有說焉壘祀樂馨百姓之至真也然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古聖慮之夫苟其違道則事不蘄實利不課永惟日習盈面慈嫗遇小不忍則語夾涕唾咸曰仁哉我公俎豆熙熙其實水旱窮瘠無毫末差然則羣所俎豆俎豆涕唾非俎豆功德也此一祠也當市



河之初濬慮始之調苦心嘔盡今給諫武陵胡公  
時尚爲郡理有以所聞私訊者公曰多思多怨更  
百年恩在怨消矣信哉斯言恩未見則不知祠卽  
見無可怨亦不見可祠若紳與諸文學者識固差  
別餘人故知恩亦差早於百年此又一祠也且夫  
慮始實難成緒則易易不求因難將終廢何以堤  
不爲阨何以繕卽餘糈緩急之視靡齊而餼羊之  
供可味景高殷而蕭曹勿替薌萁之貽有餘思矣  
其利溥矣後百年我子孫黎民必有以兩公爲漢  
代之原廟者履吉與諸公不啻一日見也用記以  
俟



太平府重建平政橋記

姑孰郡古灌渡口去郭北十餘里而近諸山溪滙漲所出也土人舊疊木梁漲則時挾與去梁覆爲渡已久前年己丑郡發窖中金玉融陳公乃始藉其貨易木以石更名曰平政顧甃不盡制衷土而郭石水鑽土盡郭則安倚而無壞越廿年而漲之挾石去也與挾木無以異爲再舉憂乙卯胡公來守郡修舉百廢慨然于茲橋之圯上其役於直指駱公適公按部旋渡此曰是奚獨距郭近郡人之



踵相踐哉軒車行旅北金陵西歷陽於焉來往而  
令之需次一桀扼腕于石趾之徒存夏令安在單  
襄公將無有辭於火覲邪亟蠲臺俸惟胡公量工  
所竟是視胡公則督管工官建陽衛幕涂士章暨  
匠役以丙辰陽止初始事重監前弊磨礪密緻裡  
倍其表迄丁巳夏五中告竣亘百二十五尺橫十  
六尺高二十五尺爲孔者三爲欄者四十爲堂于  
橋之端者一以奉大士請名則仍曰平政於是以  
命小子履吉曰凡茲直指臺造也曷記之夫橋梁

王道具焉古人以屬刺史固府公所爲條上恐後  
至烏府崇嚴其望發施則已渺已子輿氏譏鄭溱  
洧之濟因舉平政而終曰行辟人有如是渡當先  
生驄行魚龍且避奚暇問人其視人之病涉則又  
渺已蓋漢薛宣之爲御史中丞也旣過彭城令以  
橋梁不修不相問而去彼所稱蘭臺明習文法者  
類爾邪乃是橋隸姑孰三輔地爲朝宗兩京孔道  
埋輪一出所在陂側險逆立反蕩平超登首善視  
小國溱洧爲梁之所係固當有間矣蚤意發施豈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四  
獨爭於一令之修廢乎彼橫橋不亦漢之三輔邪  
維時建造法牽牛置都水令耗中都官錢無算今  
竣是役烏府祇蠲積歲俸辦之不惟陋前窖金不  
屑併贖贖一鏹無與焉而堅緻永遠更非昔所語  
然則相與爲明習者又豈直如顛君而已乎太史  
公以東井爲水事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解者曰六  
星知逆邪關梁限邪僞也先生正諫讜疏聲著朝  
野而復以剛中德行普渡法有能顧關梁議思閑  
邪僞者割廉養以成之無所愛至他奸追比所輸

贖無汗吾橋嘿嘿自矢橋端大士實憑而證之大  
士般若觀空是心清涼法師所名慈航也惟心在  
水爲航在陸爲橋悲智一圓航橋廣利朝廷耳目  
名臣提是空心寓慈執法限邪標正同昇周行令  
天下迷津失足復見王政之平蓋愿力至而陰相  
之速有如此橋矣先生按江左以振揚風紀暇囊  
吟山川殆遍顧獨私并州姑孰濬郡中兩市河起  
凌家山塔併茲役咸與胡公圖績不日底數百年  
運際無如此奇小子履吉生長目擊莫能淹志以



副嘉命謹臆識之備日者郡乘之概云先生諱駿  
曾浙江武康人萬曆戊戌進士胡公諱爾慥浙江  
德清人萬曆甲辰進士

太平府新遷理刑廳記

姑孰府基中郡而宮之諸廳事周焉而理刑次占  
西偏基形寢薄矣及顧瞻庭榮逼處太甚反成幽  
氣又屋少于樹樹老禽囂候其氣不宐人卽其最  
者亦僅僅平無害少能發聲者丁巳胡公來爲理  
則有以宅祥之說進而時太府胡公居守年餘諸  
所勤正封而掌指舉之殆遍乃過其署曰凡言宅  
祥而祥君子者亡是不聞之不僭在人乎惟理之  
事關於民命最重旣署于郡之宮當卜爲宮之隅



居是隅而理之者非以刑之將以生之也而是廳也獨偏占西禮曰西方者秋秋天刑也明堂有按月令爲室者而是秋寔審斷決當時作者或牽於此有之是其事刑其隅刑則亦刑而刑求之也余不佞叅諸董子曰刑陰也德陽也陰積居大冬空虛不用而陽常處東南以生育萬物然則古人進德退刑毋乃卽不用而求所以生之乎夫求刑於刑之隅與求刑於生之隅孰善因步東南隙曰郡脉於是乎生而結而府治天乙於是乎位而郡峰之秀亦於是乎迎若有事也以麗正焉陽德盛而陰刑省其自一郡達江以東咸受之卽不佞忸怩賢守蒲鞭亦藉手束而不用此則不言宅祥宅祥孰慶焉公躍躍歸卽牒從事以聞卽報行先是廳有修葺役則派輸繁昌茲大動矣顧郤不煩而權他羨逾百堂發之府衛二幕且撤且建不月以成前門視舊撤展二楹進則易儀門以墻隙之復爲門三而廳事啓得武倍寬得天宇益清朗已則創爲樓飛棟修寮看面殿如端玉圭至東來諸山送秀



十卷之十四  
三  
蘸眉衡間未復爲室貫之大約如坎宮遊年例而東壁諸輔舍外當廳左更爲亭翼然見小花事顏曰生生蓋以門額須仍刑名而於此乃識新遷用意云公徙室入而耳目軒軒心神洞豁回視前之舍古屋爭鳥樹者直別一天而逾感于太府公之力成也語履吉曰若奉周旋來悉是役熟矣幸爲紀諸石以徵始事履吉乃敬次之重爲告曰是役是義真心真愿名位子孫昌之繼者艷焉得毋專謂署地之發靈乎公曰不然署地日益靈則繼者

弘心愿日益無窮是之爲生生履吉曰請以補此紀之未備太府公諱爾慥浙湖州德清人萬曆甲辰進士公諱永順楚常德武陵人萬曆丙辰進士



鄭公橋記

去郡下南門可十里許有古蘭若僧舍其傍此路上接于湖爲七省區要下有灌水橫衝歷邑之四圩與姑溪會舊爲橋覆之行者不致病涉斷碑具載尚可稽焉浸尋沿今而橋之石梁日廢路僅如線幾爲都水宮僧人如方大動于中遂匍匐而告太守鄭公時下車甫朞月郡所頽壞悉舉獨有介於此橋之未成也遂慨然任而趣語吉爲衆姓倡夫禪門廣大其爲肇勦寂若烏有卽所稱放光驚



嶽金堞香城不着一毫音相高僧興福彙中如法  
成者長安海池支分安渠獲佛屋經樓之異又如  
慧雲見隨河瑞氣瀾漪中有天宮影參差樓閣合  
沓珠璣亦且過而不留曾是一葉功蹟而勃勃于  
懷邪惟是橋與水爭不濟則水馳土漲亡論七省  
來往無地而此四圩之金錢逋負其將魚鱉爲隣  
乎夫事有經聖賢而不作者蓋以不必作故也至  
於築室爲梁獨推賢於杜預可知古今理同一轍  
太守鄭公不論橋之或大或小津津有富平之慶  
而如僧日披拂于齋居露禱之下有不見而同然  
恍然體太上以爲心者乎橋凡丈尺若干深濶若  
干此僧之意更欲稍建於東爲構數楹以便途旅  
休息姑不盡贅而識其大者以告四衆題曰鄭公  
橋者宰官志始事當得不朽云爾



魯港平治石路記

蕪有樅關辰赤鑄而署去署上流二十里爲魯明江支成巨港諸商行艫航絳木散楸榎於焉鱗集待命關使者親往驗算載書旣成受緡已度關驗書卽行當商泊港占算書來往率行江濬上舊隄斥爲通涂抵關程與上流等每風雨不時則涂墊隘商欲違淖不得因跲踣還濘中前此固未有念者也而平湖孫公來始遵坦菑涂而石之工未竟會華亭單公來代以似以續竟廿里齒齒堅如砥



平如水既得功乃簡履吉日不敏是役非速成厲  
衆也良有愧於昔人事不愆素其令孫公一舍之  
軒委諸道旁是用祈正有成茲竊願礪麗牲之石  
以相屬也履吉唯唯間嘗浮楚江西來自潯陽稍  
折而東至魯明爲一曲港正處其迫阨至關門則  
楊子建瓴若欲泊集商料是以商與險也因港阨  
而受算成易險而夷必出於此涂而何可無砥商  
待於阨則市亦成於阨港所聚人烟吐飲各因江  
壖而瓴甌之彌望遂成隄州成咸唐商有港視居  
者如歸居有涂視邑者如戶居相忘於適蕪正商  
相忘於適關也而何可無砥不覩比歲 朝廷大  
工材木倚辦乎則惟荆湖川粵豫章丹陽蓊蔘梓  
梲蘄蒞岫歛之產蔽江而下使者乃得執鷹平條  
槁二則以權之而內外左右倚勢摧蠹祛摸指不  
勝詰也漢元狩中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占不悉戍邊有告者輒畀其半其流毒至楊可告  
緝遍天下以明寄察者不如身親藉第令關門之  
爲帝乎其將帷而問岷摘邪勢必褰而循涂以受



占於阨而涂不治而趨浥漂搖之患與商與居者  
共之乃曰舊貫惜五軌之煩而忽緯野之制也卽  
於使者庸利乎夫諸商之開採也深入菁莽破鈍  
刀鋸爭墨丈于長喙踣陸之間幸達江湖犯陽侯  
仇風伯寄命於粘天拍浪加以祈寒暑雨悽惻滯  
淫骨肉鄉井夢魂隔世業自身營苦將誰喻又幸  
抵港引睇江關一覲慈惠輸占翔去回易釋負真  
不啻渴赴漿嬰依乳而咫尺淤涂沒踵滅脛江風  
作盲瞻笠失武滑折外仆便葬魚腹嗟乎此流離

餘劫豈真重大難舉爲蹕道之金椎飛狐之堆石  
乎蓋以使者歲一易去但以收事平由爲職其於  
沾涂之苦未軫厥心晏子不云乎以其適處之適  
去之至于君也而兩公獨念其執倖傷悼截曼朴  
之石連如髮之達舉無譴謾冒托迄底莊馘經始  
似續豈不超於權政之外卽古川衡都水獮劉之  
日專主林麓川澤至野廬氏合方氏則以候人官  
之固不能兼若兩公之有權有鄙舍有終始不又  
備舉于冬曹之中哉考之王功曰勲國功曰工民



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紀常考鼎藏于盟府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鄉  
大夫書其賢能登於天府有若茲關涂先後土功  
底遠艾獵之績何論居者歌舞康衢雖司勳  
祭於太烝可也而單公第謙讓歸美于蕭規不佞  
履吉屬辭無似則何敢掛漏其實併用兩見云孫  
公諱裔蕃浙江平湖人乙丑進士單公諱國祚直  
隸華亭人乙丑進士

蕪關空園記

吾玉受來視蕪關權因署園而離之爲景十有八  
景有繪有疏而總署之曰空園蓋其勝崙以太尊  
人娛而意匠遂無不具筆與園爭化工焉覽者莫  
知所定則試曰是夫以爲關也以爲園乎余曰如  
見有關也將見有園乎玉受固自序曰關還關園  
還園惟還關也是乃所以還園獨余驗蕪關最利  
賢使者前所寓多去爲大功名人卽其近亦斤斤  
能不有關顧不能有園遽廬歲一易關則園歲一



易主耳余未見家林與寓署一載與百年果孰爲  
蘧廬之是非也則又曰意能適之無如匠不能謀  
意筆復不能謀匠獨吾使君不任爲草昧而離之  
有其草昧是不必園還園而第還乃公以文章之  
權夫吳中園林名天下乃公生而狎之不爲異去  
從宦跡歷乾坤大囿如匡蠡楚黔諸山水絕處胸  
中一往如故間命閒筆識之亦復不異還而休止  
觀門中曾是園之空瞬也哉蓋玉受常亟稱毛端  
刹海云余臆謂觀不如是止卽青城金樓悉是望見

園婆非關物理觀止則盡世間物同時與我現止  
不得大刹海而細毛端因觀夫物與物無不成相  
爲止則一塵具有一大音卽一塵具有一大文章  
彼且種種自繪自疏矣政復毛端還可離之而爲  
刹海乃猶然就園以校空就空以限園園之無不  
空而止于未嘗盡者繪窮而疏不至也不任草昧  
而有其草昧乃有其文章而不任文章者也玉受  
固曰園還園也還園愈以還關而關之爲使者利  
余敬請使者拜之曰功德主食功德報比前諸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四  
寓關若園未歸德而歸利者當益十倍得無大功  
名人慮掩其上乎玉受起止觀中笑曰以梁國而  
嚇我何代無之

五臺山金燈寺瑞花記

東夏福地於外典有之獨雁代之間五頂清涼爲  
我文殊大士遊行居住化宇出自金口傳之龍藏  
於修多羅有良燈矣又讀宋張無盡居士傳至發  
願言我若於過去世是文殊師利眷屬與菩薩以  
像季之法付屬護持願益示希奇之相隨見金燈  
昂鞞至前與別見琉璃世界萬菩薩隊仗紫芝寶  
蓋曲柄悠揚文殊師利菩薩騎獅子遊戲履吉輒  
歎此身拘域江東何日親到紫府靈峯虔陳願力



看往世今生因緣能得菩薩示度舉此念已悲感  
切心飲淚自下五內俱冷已有青山和尚海智者  
發願化本地檀那資財往五臺山飭僧苦行皆圓  
衆慳忽破會白金正得三百廿二兩零地隔途長  
行脚僧豈堪懷璧則終夜哀號不輟履吉不寐出  
而問故便諾以謁除之役到燕順爲齋致時萬曆  
己未秋也逾年庚申五月海智辭行履吉冬由水  
程而北改歲天啓元年辛酉春海智自五臺來述  
昨行九月朔得達少息聞南臺金燈寺產異花以

廿日隨喜遂常住本寺蓋海智之言止此於花不  
甚狀也問所偕來僧明秀云花卽於是月初緣石  
須彌座而生座盤固刻蓮瓣花本蒙焉卽彙蓮花  
及長出座隅不瓣而規矣故觀者不蓮而瑞之傳  
瑞花以此始花出座尚小幄山寺早寒交冬則萬  
木冰棲凍折而花更鮮妍露浥欲滴浹月餘倍長  
口亦稍磬束度之以尺計者三當口末銷黃痕一  
週其下則正白細而睨其中之蕊縱橫羅紋如絨  
自網輕容方空不足喻西北與東三隅皆敷焉南



則缺乃敷於佛之膝佛膝向南而跌也敷之榮與須彌座同按清涼山爲金色界聖燈金色其靈普宣則金燈寺名可括聖靈馮而應化於此必矣化之顯應無方卽不必銖銖焉執應以求化亦可隨化以徵應而是寺也旣當南臺海智從南來花正缺南隅進而膝之到之日又與花之發適相值也昔菩薩身現三界神變帝釋歡喜雨天花至膝以爲供養夫千百劫吃飢衆僧菩薩視之一神變大身也能發心供僧與供菩薩等敷四花而一花敷

膝與花雨至膝等帝釋非天非衆海智非人非寡也蓋菩薩自言吾能持一切無心之物變相說法皆如佛又言善根所流一切樹間出莊嚴藏發心化衆衆咸發心旣不比無心之物一佛心種於衆心衆善根種於佛身亦大非樹木之藏以花說法卽以飢僧說法以樹莊嚴卽以須彌座像偶膝莊嚴龍蛇聖凡無有漏攝見聞近遠允可斷疑斯不亦器界之大孚而津梁之遐設邪海智不治文字不起測度不求應化是真實學佛人其自今益精



進以幾面印弘慈履吉亦於疇昔悲感中心生悲  
喜似見在世與有因緣菩薩定垂憫拔不第追張  
無盡於異代已也敬遣力赴山載記而貽之寺中  
復繫之頌頌本不用韻而履吉時未離儒請以儒  
韻爲頌曰五臺七佛宗賢劫昭弘利西天示跡初  
婆羅盈屋瑞妙得以十徵蓮花居其四揚輝大震  
那烏茶感非類而况知識人無始傳法器思覲攝  
化身來結齋僧施感慈妙花靈當座誰爲時石角  
挺奇榮膝端復生意凌冬卉盡凋經臘芳無異且  
線巧如銷葢絨交比織擢之規已盤逡巡改其穉  
獨此三隅開故畱一面秘若拈膝上花授爾南來  
記玉砌已前聞鉢囊亦同地總爲應真榮古德今  
其嗣真化本非遙託竅衆生志捫胸一寸堅觸眼  
毘盧位嗟予愧裴相涉俗那遺累更觸張公言護  
持於像季循省起深悲中宵耿無寐大士照徹微  
金燈炳前智已信須彌宮不抵清涼值步步頂靈  
臺三生會有示十萬一菩薩獅子騎遊戲



卷之八  
三

西



